

女皇号游轮

沈乔生

著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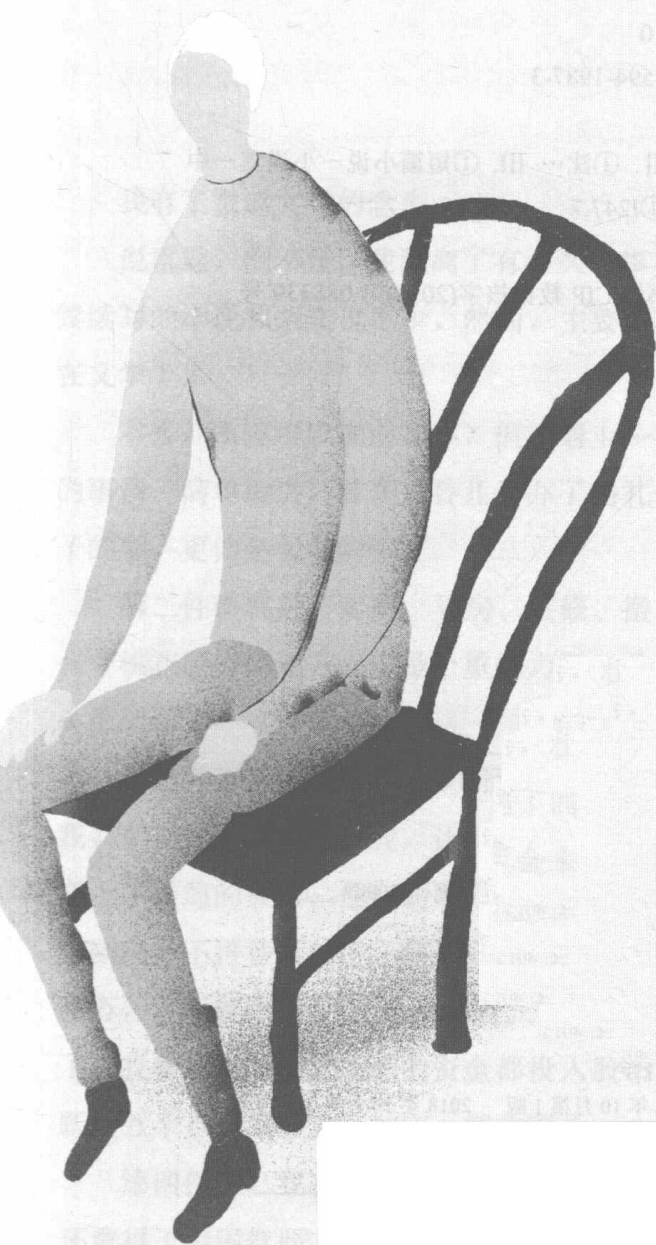
游外集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LTD

女皇号游轮

沈乔生 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女皇号游轮 / 沈乔生著. — 南京: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, 2018.10

ISBN 978-7-5594-1987-3

I. ①女… II. ①沈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8)第 088339 号

书 名	女皇号游轮
著 者	沈乔生
责 任 编 辑	黄孝阳 李珊珊
出 版 发 行	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出版社地址	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, 邮编: 210009
出版社网址	http://www.jswenyi.com
印 刷	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	880×1230 毫米 1/32
印 张	10.375
字 数	220 千字
版 次	2018 年 10 月第 1 版 201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标 准 书 号	ISBN 978-7-5594-1987-3
定 价	36.00 元

(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我为什么要重返文学

沈乔生

我有了重返文学的念头。

说重返，倒不是说我脱离了有多久。事实上，这些年我断断续续写的小说和杂文也不少，然而，主要的精力和心思，已经不在文学上了。

本来，重返可以提前几年，但我遇上一些无法推脱不得不办的事情。简单地讲，首先，替儿子办了婚礼。在中国，结婚是儿子的事，更像是父母的事。

第二件事就是，卖房、买房、装修、搬家。从闹市区搬到了一个桃花源似的地方。这是个重体力活，几乎让我和妻子的老骨头散架。

第三件事是炒股票。我炒股很长时间了，身旁一些人信任我，把他们的账号交给我，让我代他们炒，推都推不掉。哪想到遇上了绵绵的熊市，他们的账户都出现了亏损。我深思之后，壮士断腕，不再替人炒了，把他们账户上的亏损悉数赔还，赔了四十万，但不能因此而一蹶不振呀。刚好是2014年年底，机会来了，我毅然决然，把所有的资金都投入股市，激战半年，当股市跃上五千点之后，全部抛空。就此离开。

第四件事，我在六十二岁时，不仅取得了中国的汽车驾照，还取得了美国驾照。一个老爷子能玩成这样，也不是简单的。

第五件事要多讲两句，我自幼就爱书法，八岁时，在母亲的引诱和逼迫下，写起毛笔字，学的是颜真卿，以大字为主。在“文革”中，我这一特长得到发挥。班上的大字报几乎都是我抄写的。

以后，我下乡到黑龙江农场，为了对付漫漫的冬季长夜，我就写毛笔字。别人抽烟喝酒，打牌，下军棋，我也玩，但适可而止，不沉溺。沉溺的是写小说，写毛笔字。那时没有宣纸，连白纸都找不到，我就溜到大队部去，不干别的，专门搜罗报纸，如果搜到一堆，就欢天喜地卷起来，捧着跑回宿舍。

大概在十多年前，我开始一心扑在书法上。那段时间，早晨六点我一定会醒来，虽然还想再睡，可总要去拿毛笔，总要读帖，很快睡意就消失了。这样忙忙弄弄，不知不觉就到八点了。几乎天天如此。不光早晨写，一天中的其他时间还想写，吃完早饭又过来写两张。烧了开水冲了茶，又走来写一会。打开计算机码不了多少字，又蹙过来涂鸦一张。已经到了无法不写的地步了。我告诉自己，这样不行，该写点文章了，可总是控制不住。稍一得闲，就身不由己，腿不由己，往放有文房四宝的房间里走。我曾经写过一部中篇小说《书痴》，写的是一个叫谭一池的人，他以生命来滋养书法。现在我自己也有点谭一池的影子了。为了不要痴过头，我必须逼着自己不写、不想书法。

有时一人在家，到夜里要上大门的保险扣了，看了发笑，一整天还没有打开过呢。

2014年，我的个人书法展在南京、上海两地成功举办，两地的开幕式都是在剧场里举行的，在南京时有将近三百人参加开幕式，在上海更是达到四百多人。我实践了以毛笔抄写新诗的主

张，取得了应有的成果。

在很可能由作家向书法家转型时，我停住了脚步。

我知道自己是个不安分的人，在一条路上走久了，会来一次逆袭。同时，我又是一个十分恋旧的人。

于是，一个急迫的、近似于庄重的声音在我心底多次响起来。

重返文学。

我起先不敢相信，周遭的世界不是早就不把文学当回事了？

我再次细听，没有错。

重返文学。

这是第六件事吗？前面五件事加起来，意义也没有它大。

不由回想起我的文学之路。

我的写作起步很早。在黑龙江农场，在广袤的凛冽的雪原上就开始了。那时我还是一个不到二十岁的毛头小伙子。知青睡的是南北大炕，我睡在尽里头，在炕上放一个箱子，就是我的书桌。我趴在上面，就着昏暗的灯光，用钢笔写下了《开渠新歌》《雪原扬鞭》等，以手稿的形式在知青中间流传。很多人都知道，十一分场有个写小说的上海人。

如果追问写作动力，那就说不清楚了，当时都无处发表。就是后来发表了，在“文革”结束前，也没有一分钱稿费。再说，前头那么多舞文弄墨者都被打倒了，在历次运动中遭到了残酷的斗争，“文革”中更是有人上吊，有人投湖，有人跳楼，我不是没有看见，怎么还会如痴如醉地、执迷不悟地想走这条路呢？

给出答案并不难，在于文学谜一样的、欲死欲活的魅力。我年轻时候，内心是十分执拗、狂热的。中了文学的毒，没有药可

以解。

1981年，大学三年级时，我在《小说界》1981年第二期，发表了中篇小说《月亮圆了》。这篇小说充满了浪漫的情绪，有着诗一样的语言。小说发表后，在青年学生中、在社会上引起不小的反响。有批评家说，这是新文学时期描写人性的发韧之作。当时，文坛上都在说伤痕文学，揭露“文革”带来的心灵伤害。而我的小说，描述了两个互为敌人的受害者之间的宽容，我始终认为，中国批评界对这个主题比较陌生，没有给我的小说以应有的地位和重视。

大学毕业后，我发表了第二部中篇小说《苦涩的收获》。次年获得《小说界》首届优秀作品奖，那届中篇小说奖就设两个，由日后写出《白鹿原》的陈忠实和我获得。陈公大我十岁，领奖期间，我们共游黄浦江，交流心得，由此成了朋友，后来还互赠书法作品。

后来，我当了大型期刊《钟山》杂志的编辑。又成了专业作家，写了很多自己较为满意和不甚满意的作品。

此时，中国进入改革开放，经济大潮冲击我们的社会，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变化。同时，中国发生了急剧的社会动荡，小说和文学也因此受到了种种限制和阉割。

我思想也发生了动摇，似中了邪一样，觉得写作无用，对社会对人生起的作用太渺小了，对自己放任起来……

（此处原文有删节，为保持行文连贯，特此标注）

斗转星移，大概就在前几年，又转过来了。我发现，任何其他方面的事情，都无法取代文学创作带来的乐趣和快感，即使是我酷爱的书法，也和文学不一样。书法的世界相对固定、有限，

而文学的时空和地球一样大，没有东西能和文学的丰富性、复杂性相比。更不用说其他的了，哪怕股市你赚了钱，你买到了涨价之前的房子，都和文学的感觉不一样。

看起来，世界上有意思的事情很多，但实际上并不多。重返的想法，令我自己也吃惊。

在我看来，写作是灵魂的独白，是精神的自由飞翔。因为你可以把人类的内心如此细腻、透彻而深刻地展现出来，不管是真还是假，是美还是丑，是恶还是善，都可以展示到令人惊悚的地步。你是你的精神王国的主宰。其他行业都不可能。

这是你生命和灵魂的需要。

我发现我还有许多题材可以写，也就是说，我没有完成任务。我有我的“文革”感受，虽然写过长篇小说《狗在1966年咬谁》。但还远远不够。我的家庭有很多特殊性，都是原生态的，待我去开掘。我一生经历过很多事情，有很多难以磨灭的个人印象，都没有好好描写。我的兄弟姐妹们在中国就有许多承载，后来来了美国，他们的下一代在另一片土地上长大、生活，展现出无比的丰富性。我是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人，有着曲折、丰富、深邃的内心，刻画出我一个人，就是展现了一代知识人的灵魂。

啊啊，我犹如重新回到了北大荒，我又是那个毛头小伙子了。我还惊喜地发现，除了体力下降之外，我的创作力并没有下降，甚至比以前还强，因为思想上成熟了。

重返文学。

这个念头啮咬我的心灵，像三月的春蚕，疯狂的春蚕，啮咬嫩绿的桑叶。

在此抄录我1993年的小说《小月迢迢》中的句子：

“桦树林里惨白得惊人，鹿举着步子在林子里走。月亮在树梢头歇一歇，然后一跃身，起步了。它宁静地向中天游去，漂洗过的血随它同行。他的头顶上，从地平线的这一头到那一头，是一个无限广阔的湛蓝的空间。月亮是一个灵魂，它在这空间里自由翱翔。”

夜深人静时，那个声音又来叩问，现在的媒体、娱乐有多发达，年轻人的趣味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，你能赶上吗？

我说，我相信文学的本质是不会变的。不过，我会尝试新形式，试试看。

我听到钟的滴答声响，听到夜色中传来大鸟的惊叫。

那个声音说，你认为你将写的作品有什么艺术特点？

我说，内心。复杂、深刻、丰富、高贵的内心。是稚嫩、敏感的内心和外部世界的冲突。在我看来，中国文学的一个缺点是，重视所谓史诗，忽视内心。我还可能写些脱离现实的、离奇古怪的东西。

2016年，我在五个月时间内，写出了七部中短篇小说。这在我年轻时也很少做到。这是我重返文学的第一批作品。其中有些小说，如《血书》《上大学》，和我个人经历有很密切的关系。当我在电脑前坐下来，那种对北大荒的特殊感觉，那种特定时期的特殊氛围，如烟雾一样向我飘过来，又如同水银一般渗透了我的骨髓。我犹如回到了当年，当歌，当喜，当泣。所以，我的笔墨比较写实，现代派的手法用得相对较少，似乎是怕把固有的气氛破坏掉。

从2016年10月起，我的四篇小说，《在江一边》《血书》《不为绿卡》《复活》在北美的《世界日报》上连续发表了，前后连

载半年之多。

海外学者、评论家陈瑞琳是第一个读者，她看了说，这是一篇突破性的作品，预示着我的创作将在一个新高度上开始。

我欣喜之余，不免有很大的不满足。《世界日报》只在海外发行，国内读者就无法读到，令人失望。

有个作家朋友听说了，提议说，你可以在微信上发。我心头一亮，这不失为一个好方法。山重水复疑无路，柳暗花明又一村。于是，找来年轻的朋友，在他们的帮助下，建立了一个微信公众号。很快，《在江一边》被分成十一个大段，上传了。结果出乎意料的好，故事新颖别致、惊心动魄，一下吸引了许多读者，不仅在南京，还在上海、北京、天津的微信群中传开了。不少人追着看，还通过各种方式问，什么时候发下一期，我们等不及了。

读者群建立起来了，接下来怎么办？我原想收手了，但做技术维护的青年人却认为可惜了。我犹豫不决，抬眼望去，中国社会各种思想空前活跃，各色人等都渴求表达。于是，我伏案疾书，一发而不可收，接连写出《我是一个和平主义者》等两篇时评，写出《知青返城后》等六篇知青系列杂文。写出《忏悔不是人类的天性》《为了忘却的记忆》《五类分子的子女》等文章。仅一年，阅读量就达到三百多万。我做了原来没想做的事情。我在不可预测的路上迅跑。一切都出乎意料，仿佛打开一个魔匣，飞出一大群五彩缤纷的相貌奇异、高贵的大鸟。

这本小说集的出版，首先要感激北美的陈瑞琳，真的，我很少见到对文学如此热爱的批评家，她的书桌上堆着上百部从世界各地寄来的书，她常常通宵达旦地研读，如杜鹃啼血一般给大家

写评论。有瑞琳这样的朋友守护，是小说家的幸运。

我衷心地感谢黄小初总编和年轻有为的作家黄孝阳，是他们给了我珍贵的机会，让这本小说集和广大的读者见面。

感谢周梅森、格非、张翎、李洱等作家朋友，他们为我的作品做了热忱的推荐。

最后，提到我发表在《上海文学》2013年7期上的散文，《台北寻故》。

在遥远的1950年，国民党溃败台湾，当时大陆上的很多有钱人，都随之逃往台湾，逃往海外。而我的父亲却逆袭这股人流，携一家老小，离开台湾，迎着冉冉升起的五星红旗，返回祖国大陆。以后却有了难以想象的遭遇。

当我第一次踏上了台湾的土地，在父母亲曾经居住的台北市西门町的故居前，突然泪如泉涌。

我重返台湾，和重返文学是不是有某种契合呢？

我感觉到无以名状的痛苦和激动，仿佛听到冥冥之中的召唤。

写于2017年8月7日 南京老山

目 录

血书	001
小灯的婚事	035
无檐软帽	049
不为绿卡	068
娲石	083
女皇号游轮	134
书痴	164
复活	213
上大学	231
唱歌	259
今晚蓬嚓嚓	272
小月迢迢	300

1975年10月，泉申处在一个尴尬的时节点。这离后来的历史转折已经很近了，可是当时的知青不知道，还在为推荐工农兵学员煞费苦心。

泉申在大楼里上班，大楼是农场的首脑机关，上大学的名额自然最多，要比一般生产连队多得多。但是，名额再多，泉申这样的还是希望渺茫。因为首脑机关中，皇亲国戚特别多，比方说范副书记的女儿，周副场长的儿子，政治处黄处长的女儿，公安局姜局长的儿子，等等，除非嫌读书累脑子，自己不愿意上的，有一个算一个，只要报名，都是铁板钉钉。这么算，剩给知青的名额就不多了，反而比生产连队少。为此，大楼里的知青都很苦恼，都在暗中使劲。

不知哪天，谁想出了招，写血书，起先不过一两张，等尤政委在全场广播大会上高度肯定了之后，很快就风行了。写血书以前也有过，可是搞成现在这么悲壮、有气势，泉申真没有想到。登上台阶，走进威严的大楼，过道两旁，挂着七八张血书，斑斑血迹，句句豪言，看得人惊心动魄。写血书的都是想上大学，可

是他偏不这么说，而要说，“扎根农场一辈子，黑土地里埋忠骨。”还有的说，“扎根农场一百年。”把他儿子、孙子都算进去了，尽管现在连个蛋都没有。表面看，这个逻辑很荒谬，可是，大家都是明白人，都割出鲜血来表达了，还能怎么样？当然是最坚定的革命战士，我们推荐什么样的人上大学呢？当然是这样的战士。到这里，逻辑就一点不荒谬了。

土干部子女是不用写的，黄处长女儿不用写，姜局长儿子不用写，他们土生土长，没有扎根这个茬。拼的是谁，就是知青。

方星和泉申都是宣传科的，大曹是供销科的，三人住一个宿舍。这天中午吃了饭，先后回到宿舍，都上床歪着，不免闲聊，就说到这上了。

大曹说：“计财科的小金今年有希望，已经写血书了。青年办的小傅和小陈也写了，形势逼人啊。”方星说：“对呀，大楼里的知青，不管是上海的天津的，还是哈尔滨、齐齐哈尔来的，十个有五个写了。”

泉申懒懒地说：“是吗，你们情报工作做得不错嘛。”他心里有数，大曹比他早一年进大楼，家里是工人，今年肯定要力争。方星比他晚进大楼一年，是一个闲散之人，从来不激进，习惯在中游晃荡。

泉申不由想到自己，有些悲凉。他们兄弟姐妹七个，六个下乡了，有吉林、湖南、江西、青海、安徽，剩下他，跑到最北最冷的黑龙江。好比抓了一把豆子，往中国地图上一撒，也就这个结果。泉申当然想上大学，上中学时，他主科成绩一直是班上前三。可是他的出身不好，是他最大的硬伤，而且大楼里，土干部子弟一大拨，除此之外，知青中间也是藏龙卧虎。他知道自己的

希望微乎其微。

大曹说激动了，跳下床，说，“我们也写吧。”说着拿出一张早准备好的大白纸来，铺到桌上。回头问，“我们三个人合写一张呢，还是各写各的？”

泉申说：“大曹，你今年有希望，就要把这个必要条件做充分，我嘛，条件不如你，写和不写差不多。”

方星说：“大家的想法，不会一模一样，我看还是各人写各人的吧。”

大曹忙说：“你们说的对，各人各写自己的好。”他刚才问三个人写一张不是真心的，是句敷衍话，不过是怕那两个说他不带他们。他一直在琢磨，如何把血书写得血脉喷张，激荡人心，要是这两个不当事，岂不是把自己也耽误了？

方星说：“大曹，今年你是重头戏，可不能在血书上输给了人。”

大曹说：“你说我是重头戏？真的，还是假的？”

方星却笑，不说话。

大曹急了，说，“你说呀，真的，还是假的？”

泉申也爬了起来，说，“管他真的假的，你要有志在必得的信心。来，我们看你写。”

大曹见两个都在等他，脸上放庄重了，往盆里放了水，竖起右手食指，凝神看了，浸进水中，打了肥皂，洗干净了，再用毛巾擦干，再看，这根指头的颜色就和其他指头不一样了。方星说，“写呀。”大曹把食指伸进嘴里，咧嘴咬一下，拿出来看，没血，放回去又咬一下，还是没血，说，“我这指头皮厚。”

泉申冷冷一笑，走回去，在床上躺下，他不看了，闭了眼，

想一些其他事情。只听到大曹哼啊哇的，方星在一旁煽风点火，不行，这太细了，没有气势，血都不流了……又听到大曹痛苦地叫，方星在旁边用劲跺脚，替他加油。泉申又从床上起来，过去看，白纸上写了十多个血字，大大小小，粗粗细细，深深淡淡，有的像筷子，有的像头发丝，拼起来读，是一句话。

泉申说：“大功告成了。”大曹长吐一口气，像从刑具上放下来了。三个人都不作声了。一会，却听大曹在床上说，“哎，你们知道吗，什么东西吃了最补血？”泉申没回答。方星说：“补血的东西多了，有阿胶，有红枣，还有枸杞。”大曹说：“对，我也听说过，供销社里没有阿胶枸杞，红枣倒有卖的，上次我看见的。”他从床上爬起，披上衣服，急匆匆走了。

方星笑了。泉申说：“你笑什么？”他还是笑，泉申也跟着笑了。

二

下午，方星到办公室去整理材料了，泉申坐在床上，独自思忖，上大学希望再渺茫，我还是要争取一下。再说，就是不上大学，在大楼里呆着，表现也不能孬。于是就出了门。

出门不远，就是场部大道，大道两旁是两排参天的白桦，一直绵延到很远的地方。回头看大楼，三层高，铁锈红的，很有气势。有辆马车跑过，车老板是认得的，问他要不要搭车，他摇摇头。那车一声响鞭，得得得跑掉了。他去的地方很近，就是一百米外的场部医院。

泉申拉开玻璃门，进了医院，他找的是内科的李医生。这个

李医生和他关系不一般。来大楼之前，泉申在十一分场的菜园子，李医生也在菜园子。李医生名叫李锦华，因为男女腐化，判过刑，那时是刑满释放留场工作。因为苦头吃多了，学乖了，说什么话，他都随人。李锦华有句口头禅，叫那可不。比方说，泉申和李锦华赶着牛车晃悠悠走，车上装了豆饼。泉申掰了一块，放进嘴里嚼，呲呲都吐了，说，“刘队长骗人，他说有一次他饿了，就吃豆饼，哪能吃啊？这是牛的口粮嘛。”李锦华忙说，“那可不。”一会儿，泉申又说，“不过回过味来，嘴里还有香味。”他又说，“那可不。”

泉申在豆饼上摊手摊脚躺着，太阳暖洋洋的，十分惬意。他说：“今天天气真好。”李锦华说：“那可不。”泉申侧过头看天，说，“不好！那边起黑云了，马上要变天了。”李锦华忙说：“那可不。”泉申看看他，说：“你怎么能叫锦华这个名字，给你叫瞎了。”他说：“那可不！”泉申想了想又说：“不过，还是个好名字。”他笑了，说，“那可不。”泉申说：“妈的，你干脆改名字，就叫那可不。”他马上说：“那可不。”

这时，场部的好些医生，都自找门路调走了，有关方面就想起了李锦华，在判刑前，他是齐齐哈尔市第二人民医院的医生。有人来调查，泉申说了他不少好话。于是，他就放下牛鞭子，进医院穿上了白大褂。李锦华是个明白人，泉申每次去找他，都客气得不得了。

泉申进了内科诊室，李锦华正在替人看病，抬头看见他了，脸上堆起笑，说，“凌班长来了，坐一会，我马上就好。”果然一会就好了，忙招呼泉申。泉申说：“你这里不错呀。”李锦华说：“那可不。”泉申说：“病人多不多？”他说：“那可不。”泉申说：